

寻工夫

(柳腔)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地方戏曲

內 容 提 要

貧苦农民刘喜早五更到市上卖短工，遇見一个吝啬刻薄的富农李氏覓短工。刘因天黑看不清她的面目，講妥价錢便随她前去。一路上李氏謊言她家活儿多么好做，飯食如何好吃，后来天色亮了，刘認出李氏的真面目，便将以前在她家做短工时所受的苦，以嘲笑諷刺的口吻全部揭露出来，羞得李氏狼狽而去。

本剧也可用其他地方戏曲調演唱。

寻 工 夫

(柳 腔)

秋 潮、李 川改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157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張 5/8·字數 12,000

1954年10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7次印刷

印數: 32,001—35,500

統一書号: T 10099·263

定 价: (7) 0.08 元

人物：劉 喜（劉）

李 氏（李）

劉：（數板）噯咳！日出東來準落西，光棍家裏沒有妻。

衣裳破了沒人補，兩隻破鞋打「哈喜」。

富的不知道窮的苦，飽漢子不知道餓漢饑。

窮漢日子不好過，一天不動了不的。

鋤鎌鋤鋤做朋友，土塊雜草當親戚。

風不離，雨不離，天天陪咱賣力氣。

背朝天，頭攻地，脊梁幹子爆了皮。

好地鋤過上千畝，鋤來鋤去是人家的。

幹上一天窮一天，忙了一年窮四季。

冬天一身破棉襖，一氣披搭到六月底。

燈籠褲子露膝蓋，穿到柿子紅工皮。

補釘上面羅補釘，湊付湊付當棉的。

土地廟裏去睡覺，鋪着狗皮蓋衣來，蓋衣來！

（白）在下劉喜，房無一間，地無一塊，全家子就我
一個人兒，白天給人家做工夫，晚上家，就宿在土地
廟裏。可倒好，我一個人吃飽了，全家子都不餓。這幾

天聽人說，東鄉落了場好雨，工夫有了行市，我起個五更，到市上趕個好行市。待我收拾收拾便了。

(唱)一場好雨從天降，莊戶人家鋤田忙，

工夫行市準漲價，劉喜心中喜洋洋。

伸手扛起一張鋤，疙瘩蓑衣披身上，

六角草笠頭上戴，拾掇拾掇出廟堂。(出門介)

出得門來不用鎖門兒，家中撇下了四口人兒：

土地爺爺土地奶，還有判官和小鬼兒。

出得門來黑洞洞，一脚高來一脚空，

伸出手去不見掌，拳回手來看不清。

脚跳路石乒乓响，樹頭枝上雀鳥驚。

盼望老天別下雨，劉喜好把工錢掙。

指望攤上個好東家，尋俺劉喜去做工，

工錢好來飯食好，俺多幹點也高興。

劉喜只顧朝前走，工夫市就在面前迎。

走上前來忙站住，市上無人冷清清。

鋪下蓑衣放下鋤，十字路口坐當中。

腰裏掏出三件寶，火鏈火石並火筒。

我叫它鐵匠石匠碰個頭，火星一閃亮晶晶。

打着火來抽着煙，單等有人來尋工。

(白)天還早哩，待我躺會兒，歇歇再說。

李：(上唱)出得門來黑茫茫，摸摸索索光碰牆，

黑燈瞎火路難走，一步一步打踉蹌。

丈夫趕集做買賣，李氏我把家來當。

傭的長工散了夥，坡裏的莊稼沒人忙。

偏偏落下了一場雨，地裏的野草比苗旺。

有心本莊尋工夫，鹹言辣語我氣的慌。

都說俺家的活難做，價錢低來飯兒不強。

河裏無魚我市上取，工夫市上走一趟。

（白）來到了。怎麼市上還沒有人兒？待我吆呼一聲：尋工夫來，尋工夫來！一個人也沒有。（向前走被劉絆倒）噯啞！什麼東西絆了我一跤？（起來細看）

劉：（白）誰呀？怎麼往人身上走！

李：（白）這裏還睡着個大活人哪！八成是個做工夫的，待我吆喝他一聲：起來，起來！你是做工夫的吗？

劉：（白）是啊！我是做工夫的。大哥你來尋工夫嗎？

李：（旁白）這個東西，他叫我大哥。（向劉生氣地）大哥？我還是你大叔來！

劉：（仍看不清）叫他大哥他不樂意。這個地方風俗兩樣，做工夫的是不是還得下個一輩兩輩的？好吧！我就叫他一聲大爺。大爺，你來尋工夫嗎？

李：（旁白）這個東西又叫我大爺？（對工夫）我是你老爺爺！

劉：（仔細地看了看，便發笑）哈哈！怪不得叫大哥人家不樂意，弄了半天，梁山伯的乾兄弟——還是個女的。我快叫大嫂吧。大嫂子，你來尋工夫嗎？

李：（白）是啊。

劉：（白）我去吧？

李：（白）你要多少錢？

劉：（白）這還不好說，咱們聽行市吧！

李：（白）不，你先講個價吧！

劉：（白）咱們還得先講個價麼？

李：（白）那還用說：當面講價不算薄，拿錢的時候免囉嗦。你快說個價吧。

劉：（白）那麼大嫂子聽了！

（唱）工夫這裏忙開言，大嫂聽俺要價錢，

不要多來不要少，要你六百六十個錢。

李：（旁白）這個工夫要的價錢可不大，昨天的行市還六百八哩！他是要漏了，我趕快答應他，好早些領他下地去。工夫你要六百六嗎？

劉：（白）六百六。大嫂子怎麼樣？

李：（白）工夫聽了！

（唱）俺這裏開言面帶笑，工夫你聽俺還價錢，

不給你多來不給你少，俺給你三百三十個錢。

劉：（白）你這個大嫂子太不對了，哪好攔腰砍半截子！快拉倒吧！

李：（旁白）這個東西是個「油子」，還攔不住他來。（對工夫）工夫，你要的是京錢，俺給你的是大錢，一個頂倆呀！

劉：（白）這麼說我這不要漏了嗎？

李：（白）別尋思啦，老爺們兒家，說了不算還行？快跟俺走吧！

劉：（白）好，走吧。

李：（白）工夫，咱可得快走，天不早啦。

劉：（白）你這個大嫂子，天還不亮，急什麼？你怎麼走，我怎麼跟。走吧！

李：（白）好，那麼你可得快走！（小跑似的領着工夫走）

劉：（旁白）你看把她急的。哦！……我明白了！她是想早些把我領到地裏多給她幹點活兒。不行，這樣的人我得和她磨蹭一會！

李：（白）（回身）工夫快走，天不早啦！

劉：（白）拉不下，走吧！（故意把鋤頭倒扛）哎呀！大嫂子，壞啦，壞啦！

李：（白）怎麼啦？

劉：（白）我的鋤刃掉了。

李：（白）你這個工夫不是存心搗亂嗎？

劉：（白）俺怎麼存心搗亂？

李：（白）你不存心搗亂，怎麼會掉了鋤刃？耽誤了活怎麼辦哪？

劉：（白）大嫂子，工夫仗着鋤刃吃飯，哪能存心掉鋤刃？

李：（白）那怎麼辦哪？

劉：（白）回工夫市找唄！

李：（白）真倒霉！找吧！

（二人往回走）

劉：（白）喂！大嫂子，找着啦！

李：（白）在哪裏？

劉：（白）我把它扛倒啦，在這裏。

李：（白）你這死工夫！別磨蹭了，快走吧！

劉：（白）噯，大嫂子，咱先不用着急，天亮還早啦。我問

問你家的地好做不好做？

李：（白）你看你這個工夫，好做你就多做點，不好做你就少做點，問這個幹什麼？快走吧！

劉：（白）噯，大嫂子別急，我對你說：工夫去下地，全憑賣力氣，喜的是香灰土，怕的是僵板地。你告訴我，你是塊什麼地，我也好打打譜。

李：（白）你到了地頭一看不就知道了嗎！

劉：（白）那不成，你得先說說，不說我不去。

李：（旁白）這個東西還是個老油子啦，我自自辦法。工夫你問俺那塊地怎麼樣麼？

劉：（白）唉。

李：（白）工夫聽了！

（唱）說起俺家那塊地，準把工夫你喜煞。

絕細的沙土軟綿綿，就在那西北嶺的半坡下。

上面一層香灰土，下面全是螞蟻沙。

鋤頭下去不用使勁，亞賽快刀切黃瓜。

劉：（白）那敢情好。

李：你再聽！（唱）

地南頭有棵垂楊柳，地北頭有個清水窪，

中間還有條媳婦道，來來往往的走娘家。

你鋤到北頭洗個澡，你鋤到南頭歇歇乏，

鋤到中間擦把汗兒，看看媳婦走娘家。

劉：（白）大嫂子，這是真的嗎？

李：（白）我還能騙你嗎？噯呀！光顧說話，你看天都明啦，快走吧！走走走。（往前急走）

劉：（旁白）你看把她急的，天還黑糊糊的，她倒說天亮啦！（正走之間）噯啲！長蟲，大嫂子長蟲！

李：（吃驚地）噯呀我的娘！在哪兒？

劉：（白）長蟲長蟲，「大水清」（蛇名）！就在你腳底下！

李：（白）噯呀我的親娘！可嚇死俺啦！在哪兒？

劉：（白）跑了跑了，不要緊了。

李：（明白是劉故意嚇她。）

（白）你這個工夫是「流球」（稱不務正業的人）！你胡說！黑燈瞎火的你怎麼能看見長蟲？

劉：（白）大嫂子你不是說天亮了嗎？

李：（白）噯呀！死工夫，快走吧！

劉：（白）噯噯噯，大嫂子先別忙，我再問問你家的飯食怎樣？

李：（白）你看你這個工夫「油子」，哪有你這樣的工夫？問了地，又要問飯。飯食還用問嗎！俺尋得起工夫，還管不起飯嗎？

劉：（白）大嫂子，不是這麼說的，這人有好賴，飯有孃好。

李：（白）好、怎麼講？賴、怎麼論？你問這個幹什麼？

劉：（白）我告訴你，有一次我攤上了一家飯食不好，我挨了一天餓，眼珠子都餓得發藍了，一氣病了好幾天。打那以後，誰尋我做工，我先問問飯食，好，我就去，不好，我就不去！

李：（白）哦！原來是這麼回事，那我把俺家的工夫飯對你

說說。

劉：（白）那敢情好。

李：（白）工夫聽了！

（唱）提起俺的飯食可不是誇，準把工夫你喜煞。

早晨是單餅捲鷄蛋，還有三月滴的香椿芽。

劉：（白）哦！早晨單餅捲鷄蛋，還有三月滴的香椿芽？這個中。大嫂子，晌午吃什麼？

李：（白）工夫你聽了！

（唱）早晨的飯食講過去，晌午的更把你恁煞。

頭籬的白麵蒸饅饅，鱗刀魚煎上那黃嘎渣。

劉：（白）怎麼？頭籬白麵蒸饅饅，鱗刀魚煎上那黃嘎渣？那更強啦！大嫂子，晚上呢？

李：（白）工夫聽了！

（唱）晌午的飯食講過去，好飯兒還在晚上家。

日落西山收了工，碗兒筷子早擺下，

小壺裏溫上四兩酒，剝上牛肉包「箍雜」（餃子）。

你進門先喝四兩酒，給你工夫解解乏。

俺在地下燒着火，工夫幫俺把蒜瓣扒。

鍋開三遍俺舀出來，一個肉丸的熟「箍雜」。

這就是俺的工夫飯，看你喜煞不喜煞？

劉：（白）大嫂子，你真捨得給工夫這樣飯食吃嗎？

李：（白）這還撒謊！

劉：（白）大嫂子，你真給這樣飯食吃，錢不錢的都不要緊。走走走，快下地幹活去。

李：（旁白）這個東西可放心啦。工夫快走吧！

劉：（白）走走。

李：（白）你再可別磨蹭啦，這不是，這會天真露明了。快走！

劉：（白）快走快走。（行路）天真亮了。噢！（看了李一眼）這個娘們我好面熟。大嫂子，你別走，別走。

李：（白）你又磨蹭什麼？

劉：（仔細地一看）哎呀！還是你呀！

李：（白）我怎麼的？

劉：（白）你是不是這東莊「旗杆頂」的老婆？

李：（白）「三叉子」啦？旗杆頂兒？

劉：（白）旗杆頂也好，三叉子也好，反正都是些尖尖頭，貴賤我不去了！

李：（白）哪可不行！天到了這麼個時候說不去，俺再尋誰去？

劉：（白）你愛尋誰就尋誰！我可不去！

李：（白）不去？不去得說個理聽聽。

劉：（白）你家那份子營生，是沒法做！

李：（白）你怎麼知道？

劉：（白）我給你家做過一次工夫，我怎麼不知道？好歹沒把我折騰死。

李：（白）你胡說，我怎麼不認得你？

劉：（白）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你聽我說說你那塊地兒。

李：（白）好，你說吧！

劉：（白）聽了！

(唱) 提起了你家那塊地，倒把工夫活嚇煞。

說什麼靠着西北嶺，就在你莊東南窪。

上面也沒有香灰土，下面也沒有螞蟻沙。

南頭也沒有垂楊柳，北頭也沒有清水窪。

中間也沒有媳婦道，哪有媳婦走娘家？

南頭長了些毛根草，北頭長了些大蘆芽，

中間一塊紫糝泥，黏黏糊糊的沒法挖。

工夫那天去鋤地，叫你公公好一頓拉。

李：(白) 你住了吧！打你這個謊嘴！俺公公死了大半輩子啦，你又給俺弄出了個公公來！

劉：(白) 你說他不是你公公？不是你公公你能那麼孝敬他？你偷偷摸摸的遞上四兩酒給他喝啦！

李：(白) 你放屁！那是俺僱的長工。(氣極地) 我打你這個「流球」！

劉：(白) 行啦行啦，我不跟你爭講這個。是你公公也好，是你長工也好，你這四兩酒一遞不要緊哪！可就要了俺工夫的命了！

(唱) 你長工領俺把地下，不吃煙來不說話。

俺二人亞賽龍虎鬥，鬥得兩眼冒火花。

我在後面呼呼喘，他在前面也齧了牙。

俺工夫叫他拉急了「仗」，一張鋤刃撈成了仨。(念

△Y)

李：(白) 你這工夫淨胡說，怎麼能把鋤刃撈成仨啦？

劉：(白) 你那塊紫糝泥地不使勁打不下鋤去，我這麼使勁一按，打進去了，我咬着牙根往回一拉，看了看鋤刃糊

的像個牛頭一樣，我往地下這麼一撞，前面張下一個泥的來，後面張下一個泥的來，中間閃出一個鐵的來，這不是三個是幾個？

李：（白）哦！是這樣撞成了仨。這也背不住呀！工夫，你這會去吧，俺那個老長工早滾了，沒有人拉你啦，你愛多做點就多做點，愛少做點就少做點。這多好哇，快去吧！

劉：（白）不去不去，高低不去！你家不光是活兒不好做，你那個飯兒也沒法吃。

李：（白）你看你這個工夫，你「褒貶」俺的活又「褒貶」俺的飯。俺的飯又怎麼啦？

劉：（白）你聽我說說你那飯兒。

李：（白）你說！你說！

劉：（白）你聽了！

（唱）提起你家的飯食來，更把工夫活氣煞。

早晨也沒有單餅捲鷄蛋，也沒有三月滿的香椿芽。

日頭到了東南晌，才把早飯送到窩。

我掀起簍子看了看，哎呀！娘啊！兩塊老瓜一碗渣。

兩塊老瓜值不得吃，又臊又苦嚥不下。

待吃別的也沒有，好歹扒了半碗渣。

扒到碗底我仔細看，嘿！裏面還有一對蝦。

李：（白）是啊，特為給你做了一對蝦。好吃吧？

劉：（白）你那是什麼蝦？筷子「刀」不出來，手也抓不出來，翻過碗來磕也磕不出來。

李：（白）那是怎麼回事兒？

劉：（白）你那個蝦，是畫匠畫在碗底上，窯匠燒在碗底上，它怎麼能出來？

李：（白）工夫啊，你不說吧，俺也知道那天的早飯不大強，那也不怨俺，早晨我和了點麵預備烙餅，可巧我上趟「茅房」（便所）的時候，鄰舍家跑來個大黃貓，呱噠呱噠舔光了，我這才弄了兩個老瓜炒了些渣。俺預備等到晌午，好好的搞勞搞勞你。

劉：（白）你快別提你的晌午啦，你聽我說說你的晌飯：

（唱）早晨的飯食講過去，聽我把晌飯啦一啦，
晌午飯，沒有白麵蒸饅饅，也沒有鱗刀魚煎上黃嘎渣。

李：（白）你吃的什麼？

劉：（唱）晌午吃的小米飯，提將起來頭皮麻，
半生子不熟咱不說，吃在口裏會說話。

李：（白）你這個東西淨說怪的，小米乾飯怎麼會說話？

劉：（唱）你那個小米沒脫襖，三成穀子二成沙，
吃在口裏誰敢嚼，光聽見裏面一嘩啦。
俺有心不吃肚子餓，俺嚼了一口叫了媽。
大嫂你近前看一看，（張口比劃）為什麼俺少了兩個牙？

李：（白）這還值得你張羅！井裏的蛤蟆醬裏的蛆，乾飯有沙是老規矩。這還算毛病？你張羅什麼？

劉：（白）老規矩？這可是你家的老規矩！

李：（白）管它是老規矩新規矩不說這個吧，俺晚上可沒慢待你吧？

劉：（白）你快拉倒吧！你家的飯是土地廟的蠟燭！

李：怎麼講？

劉：沒有一「對兒」（念頓）好的呀！

（唱）以上講過了兩頓飯，我再說說你的晚上家。

晚上沒有四兩酒，也沒有牛肉包「箍雜」。

你也沒鍋下去燒火，我也沒把蒜瓣扒。

李：（白）你敢說沒包給你吃嗎？

劉：（白）包是包了，你聽我說說：

（唱）頭頂月亮回家來，腰酸頭昏眼發花，

俺坐在天井把飯等，你搬出一盤冷包「子」（念雜）。

李：（白）你可說了句實話，俺那還是頭籬「地瓜」麵的哩！

劉：（唱）俺工夫一見心歡喜，顧不得頭昏眼發花。

抓起包子咬了一口，噯，嚙娘啊，差點把俺惡心煞。

裏面沒肉俺不惱，裏面沒油俺能嚙下。

最不該，連點鹹鹽都不攔，揸了一包臭豆渣。

俺端起碗來待喝水，嘿，這水裏，一對鷄蛋這麼大。

李：（白）那還不好麼？那是俺多少日子攢了兩個雙黃蛋，沒割捨吃，特為留着尋工夫。

劉：（白）去你的吧！你老母猪吃方瓜，順着蔓爬上來了。

那是我的一對眼珠子照在水裏。

李：（白）你這個東西吃了東西昧良心，你的眼珠子能有那麼大？

劉：（白）那是叫你氣的我！

（唱）我三頓沒吃一口飯，我拿起工錢回了家。

土地廟裏把錢數，三百個大錢少着仨，

今天你還來騙我，罵聲你這個臊蛤「拉」。

俺工夫要是和你比，我一鋤頭把你鏟成倆。

李：（唱）李氏聞聽氣「搭撒」，罵聲工夫你太差，
不去你說不去的話，不該半路「褒貶」咱（ㄆㄩ）。

我綰綰袖子紮紮腰，走上前去把你挖！（挖臉介）

劉：（唱）劉喜我這裏忙招架，一轉身閃你個「仰八叉」！

李：（倒在地下撒潑）噯哟！都來看哪！工夫打人囉，噯呀
我的親娘啊！可打死俺啦！娘啊，快來人哪！

劉：（白）你吆喝吧，使點勁吆喝，我就愛聽這一口。待會
他們來了叫他們都認識認識你。我打火抽着煙等你。

李：（狼狽地突然爬起）你叫我吆喝，我偏不吆喝。我走！
好狗不和鷄鬥！

劉：（攔住，奚落的口吻）噯！別走啊，等我吃完這袋煙，
咱兩個好好的鬥一鬥！

李：（白）我「希」得跟你鬥啦！

劉：（白）那你不要我這個工夫啦？

李：（白）你當俺離了你這黃土還不打牆啦！

劉：（白）哼！今天你離了我看誰給你去鋤那塊地？

李：（白）你幹俺還不要哩！俺到市上去另尋一個！

劉：（白）另尋一個？噯！大嫂子，我給你去跑個腿兒，我
去一招呼就能來一大幫子。

李：（白）去你的，俺尋一個就行啦，要一大幫子幹什麼？

劉：（白）嘿！你不知道啊，你這個人名揚四海，凡是做工
夫的都想看看你。你在這一等就中，我給你去招呼一

聲。（向下場門）夥計們，東莊上旗杆頂的老婆來啦！
快來看吧！都來呀！（不住的吆呼）

李：（焦急不安）工夫工夫，這個流球！他這麼一嚷，做工夫的都認識我了，我再怎麼上市尋工夫？我快溜了吧。
（向工夫）呸！呸！你這死不了的工夫！（劉一回身，李狼狽的急跑下）

劉：（白）噯，別走別走，別走啊！（見李下笑介）我當她有多大的威風殺氣，開了半天也就這麼些能耐。哈……
（尾聲中下）

——劇 終——